

响应号召，从去年3月1日开始戒烟，到如今刚好一周年。这一年里，尽管受到多方诱惑，还是态度坚决地没吸过一口烟，也没动摇过一丝戒烟的初心，看来，我可以自豪地向朋友们宣告：本人戒烟业已成功，“复吸”的可能性肯定等于零。

戒烟一周年了，对身体、对生活、对方方面面也不能算是小事，所以总想着写点什么，留个纪念。突然想到了“别出心裁”，何不把辛弃疾的戒烟词一改，权作自己的戒烟词？

辛弃疾的那首《沁园春》，小序是这样写的：“将止（停）酒，戒（警告）酒杯使勿近。”

词曰：杯汝来前！老子今朝，点检形骸。甚长年抱渴，咽如焦釜；于今喜睡，气似奔雷。汝说刘伶，古今达者，醉后何妨死便埋。浑如此，叹汝于知己，真少恩哉！更凭歌舞为媒。算合作平居鸩毒猜。况怨无小大，生于所爱；物无美恶，过则为灾。与汝成言，勿留亟退，吾力犹能拒汝怀。杯再拜，道麾之即去，招则须来。

这里用了关于刘伶的一个典故，事出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刘伶嗜酒，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肩负）锺（铲）随之，曰：‘死便埋我。’当时士大夫皆以为贤，争慕效之，谓之放达。”

为便于大家更好地理解，还是试着翻译一下：

酒杯你过来！老子今天，要把身体点检。可怕的是：常年口渴，嗓子犹如

烧焦的锅；今又嗜睡，鼻息竟似天上的雷。你说刘伶旷达，“醉死无妨随便埋”。竟然如此！可叹你对至交好友，实在缺少爱的心怀。

更凭着歌舞作媒，算来真该把你跟毒品一样看待。况且人间的怨恨无大无小，都出于自己心中的嗜爱；物事也不管是好是坏，过分的贪求总会成灾。我和你作如下规定：我不留你，马上离开，要知道我还有能力把你撵！酒杯再三叩拜，说道“挥之即去，召之即来！”

辛老先生嘻笑怒骂，写得十分风趣，但戒烟的态度却有点暧昧，尤其是末句，居然充分地留着余地。所以我敢断定，老先生的酒是戒不掉的。

戒烟戒酒最重要的是态度决绝，把有可能死灰复燃的路全部堵死。这样做有时确实会遭遇尴尬的，有位老朋友请我吃饭，特地挑了个可以抽烟的所在，我一到他就拿出软中华，想给我一个惊喜，但当得知我已戒烟时，那种惊讶失落的眼神使我不忍，感到好像自己犯了大错一样，真想伸出手去接他一支。

我的戒烟词，按辛老先生的词牌，也作《沁园春》，框架不变，词句能照旧的便照旧，只是把态度变得坚决了：

烟汝来前！老子今朝，点检形骸。甚长年染瘾，咽如焦釜；于今已戒，豪气如雷。汝恃名烟：熊猫黄鹤，伤肺摧肝死便埋。浑如此，叹汝于知己，真少恩哉！更凭交友为媒。算合作平居鸩毒猜。况怨无小大，生于所爱；物无美恶，过则为灾。与汝成言：勿留亟退，吾力犹能拒汝怀。烟再拜，道从兹别去，绝不重来。

书法

高式熊



我们家，今年春节有件大喜事，忍不住通告诸友，妈迎来百岁华诞啦！爸急了，还有我还有我！爸小妈两岁，哪里有百岁！但望着他俩分分秒秒深情对视的目光，谁忍心说不，我们让爸四舍五人，一起做寿。

爸妈是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爸7岁订亲时，祖父与外公两家旗鼓相当。按旧俗，订约后两家互不来往，两个孩子也从未见面。十年后要结亲了，外公得知我们已家道中落，犹豫了。妈请人去爸读书的中学“偷”来作文本，外公看后赞，这“后生”有才气！让妈自己决定。妈说，嫁！他们携手走过了80年。漫长的岁月，妈跟着爸吃苦受累倒霉，从无悔。回望他们走过的路，我看到深深

浅浅的履痕上，都写着一个字——爱。

那年，妈还是个幸福的新娘。一天清晨邻居骇叫：日本兵来了！混乱中，爸把妈藏进了花园夹墙，妈叫他一起躲起来，爸要把墙伪装好，又说没

人应付日本兵不行。鬼子用刺刀逼爸交出花姑娘，把爸打得惨不忍睹。因为爱，爸舍命救了妈。

1960年，爸得病，危在旦夕。妈带着赍来、借来、黑市买来的糕饼、搜集了家里所有食物，肩扛手提去了大西北。爸除了眼珠会转，全身无处能动，不会走也不能坐。体重不满90斤的妈，硬是拽着、抱着、拖着，在火车硬座捱了两天两夜，把爸带回上海。因为爱，妈拼着命救了他。

爸妈的以命换命，除了爱，更多的是理解。婚后妈生活安逸，但她一直想出去工作，苦于没机会。上海刚解放，爸四处为妈找机会，为此，家里除老保姆外，还用了小保姆来照顾年幼的我们。妈在虹口区政府当妇女调解员，干得欢天喜地。后来才知没编制也没工资。爸

劝妈说，这是参加革命。妈一直干到1956年，才正式分配去当教师。因未入编，她非但不算离休，工龄还特别短。大家说爸让妈吃了大亏，妈却说，她是新中国成立前参加革命的“老干部”，自豪还来不及，有何不合算！

1956年，爸离开企业去大学工作，工资减去一半。家里老小有八人要养活，但妈二话没说，支持爸回归书生本色。小康之家忽然拮据起来。爸只顾讲课、著文，妈独挑重担。她的嫁妆一件件卖掉，三楼房子退了租，从不做家务的妈学起了裁衣、烧饭。几年后爸因诗文获罪，有人说妈让爸走错了路，爸却说，他遂了多年心愿，肠九回而不悔。心心相印创造了爱的奇迹！

从爸去大西北起，他们的称呼改成“哎”，我起先以为是打招呼的“哎”，后来才知是“爱”。分居27年中，他们写了无数信，我见过。信开头是“爱”，结尾是“吻你”，是真正的情书。不管是大家庭还是两人世界，几十年里爸是甩手掌柜，样样依赖妈。近十年，妈日渐衰老，从不懂柴米油盐的爸学会了当家。像以往一样，他们上哪儿都牵着手，如看不见对方，他们就会大声喊“爱”！今年妈卧床不起，她的眼睛时刻随着爸而转动，一分钟都不愿离开。爸整天坐在床边握着她的手，抚着她的脸，说着无尽悄悄话。如偶尔在客厅写东西，爸会时不时地喊“爱”！妈立刻回应“爱”！

爸妈两人平均99岁。百岁寿筵上，全家聚在妈床前。爸切蛋糕，高喊：爱！妈大声答，爱！大家一起喊：爱！爱！爱！父母双全的我们，幸福满得要溢出来！

你是我的幸运星，此为自然界和人世所共知——当一切看着我们相拥。命运驱使我追随你的脚步，我活着只是为了在你身边，呼吸，感受生活。

献给你，我在路边所见的全部的鲜花；献给你，这世上每一个甘美的清晨；为着你，落下了冬天的第一滴雨；为着你，绽放了鲜红的玫瑰。

这是一首希腊情歌，学唱的时候，似乎是二月中旬的样子，欧洲除了地中海沿岸外，还都是白茫茫的一片。大家等春天已经等得不耐烦了，照例又把法国抱怨了一番。“我们就假装春天已经来了，庆祝一下吧！”希腊老师如是说。于是希腊语班的学生为了敦促春天到来，第一次聚饮，那啤酒似乎就叫“春天”。“全部的鲜花……甘美的清晨……冬天的第一滴雨……鲜红的玫瑰……”歌手一声高似一声，似乎也在呼唤春天。

当我终于能完整地唱出这首歌的时候，正在德国旅行，惊喜地发现原野上已经渗出久违的嫩绿。那大约是二月末三月初的时候。

后来脑海中每每回响起这支旋律的时候，总是仿佛听见春天的幕布哗地拉开，树叶和青草的气息扑面而来，我一步步地踩着上山的脚步，前面有我不知道的风景在等我……

春去夏又来。一天，我对希腊老师说，我很喜欢这首歌，因为唱着它的时候，感觉真的像有个情人一样。

春之歌

邵南

上元迷往

南海

到正月十九。只是这些风俗随着朝代的更迭、社会的变迁也就渐渐地消亡或变化了。但我却由此设想，那过节嘛，只是一天的事儿才算精当，倘若拉得太长，便也就淡乎寡味了，只是不知古人作何感想。

古时候的文人还留下了许多多描写元宵节的诗词，其中最有名生况味的自然还是要数李清照的

《永遇乐·落日熔金》、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这两首词都借元宵夜繁华热闹的灯火景致衬托一种凄楚的身世之感。热热闹闹的背后，掩藏着浓重的难以明言的感伤，国事家事夹带着几多对人生的惆怅沧桑，偏偏就在元宵节这个本来热闹、欢快的时刻，不合时宜地爆发出来，看来，人世间真是没有完满、完美的事儿。而梁羽生笔下的元宵节则又是别一种的人生生意，火树银花的元宵夜偏偏被侠客搅弄得惊心动魄，就连传奇话本《兴唐

传》里的瓦岗英雄，也同样将起事的日子选在了元宵夜，秦琼弟兄六人就是借着元宵夜的热闹劲儿混入长安城，大闹长安城的。可这些毕竟是文人的杜撰，传奇的成分太浓，洋溢着活蹦乱跳的意味儿，只是让人看乐罢了。

无论是最为流行的称谓——元宵节，还是古时候曾经有过的称谓——上元节，内中都蕴含着不同凡俗的韵味，就算我们偏远一隅的崇明岛，把正月十五叫做过正月半，不用说，也是个吉祥的称谓，人们那样称呼它，正是把它当作过年一般来对待的。当然，在我记忆深处最为鲜明的还是儿时在南海村里过十五时做祭祀、挂灯笼、放鞭炮，还有在县城里看红火、看大戏，至今回想起这些事儿，还是那么真真切切，热闹、古朴又醇厚，在记忆的脑海里难以忘怀。



每到春意盎然时，坐在洒满阳光的屋里，听上几首描绘春天的乐曲，那一刻于我真是再惬意不过。从维瓦尔第《春》的明快、贝多芬《春天奏鸣曲》的甜美、门德尔松《春之歌》的灵动，到格里格《致春天》的纯朴、拉赫玛尼诺夫《春潮》的澎湃、皮亚佐拉《春》的热情，无不让我如沐春风、心旷神怡。不过其中最得我心的当属“圆舞曲之王”小约翰·施特劳斯的《春之声圆舞曲》，每当听到这熟悉的旋律，记忆的一道闸门也随之开启。

伴随改革开放的春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广播电台中介绍外国音乐的节目也多了起来。记得那时每天下午四点左右有一档播放轻音乐的节目，成为我放学后最佳的伴读音

乐。那天回家我照例迫不及待打开收音机，只听耳边传来的乐声与以往有些不同，不仅旋律优美，而且隔着电波我仍能感受到蕴含其中的明丽色彩和蓬勃朝气，不禁为之一振。一曲终了，我记下了它的曲名和作者：小约翰·施特劳斯和他的《春之声圆舞曲》。既然是古典名曲，自然不满足于只听轻音乐的改编版本，幸得一位长辈帮助，不久后便从录音中领略了它的原貌。至今仍记得那是女高音凯瑟琳·芭托与卡拉扬执棒的维也纳爱乐乐团合作的演绎，芭托高超的花腔技巧和丰富的声音表现力，让这首风格华美的作品听来更显光彩四溢。

当小约翰·施特劳斯写出这首饱含青春活力的《春之声圆舞曲》时，已年近六旬。那

时的他正沉浸在一段新的恋情中，愉快的心情让他本就敏捷的乐思愈加源源不绝。在布达佩斯的一次晚宴中，钢琴大师李斯特与宴会女主人合奏的一首乐曲激起了施特劳斯的创作灵感，他只稍作酝酿，便即席

婉，时而华丽欢欣，叫人不禁陶醉在大自然的春色之中。

如果说一首作品持续不断的上演是衡量其艺术价值的重要标准，那么自创作以来魅力从不见丝毫褪色的《春之声圆舞曲》，早已成为当之无愧的经典。在我收藏的一些施特劳斯作品的唱片中，也总是少不了这首圆舞曲。卡拉扬与芭托的合作之外，曾执棒维也纳新年音乐会25年之久的维利·博斯科夫斯基率维也纳爱乐乐团的演绎，同样为我所爱。较之卡拉扬的雍容华贵，博斯科夫斯基更侧重于展现曲中地道的维也纳风情，自始至终他与乐团都以极其自然的方式为这首乐曲注入了一分生机和活力。此外，法国女高音纳塔莉·德塞演唱的版本亦属引人入胜。她的歌声热情浪漫，唱出一派

大地回春、万物复苏的景象。就在去年维也纳爱乐乐团访沪的音乐会上，我又与这首心仪的名曲不期而遇。正式曲目演毕，指挥家尼尔森斯在观众热烈的掌声中重返台前，只见他稍一示意，《春之声圆舞曲》那如春光般明媚的旋律瞬间响彻全场，维也纳爱乐华美又不失柔润的标志性音色此刻也得到了最好的彰显。如此美妙的乐声，是对那个童话般、魅力四射的维也纳的真实写照，也是对这座充满音乐与舞蹈的城市最真诚的赞颂。走出剧院，虽已是秋夜，但萦绕耳畔的乐声却仿佛使我又闻到春的气息，感受春的美好。

中国古典诗词中有许多描绘春天的美丽诗句。请看明日本栏。

十日谈

春之声系列之一
读春记